

4

胡正

文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四卷】

散文·报告文学

胡正文集

责任编辑 景慧芝 梁小红

助理责编 贺 权

复 审 杜厚勤

终 审 杭海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正文集/胡正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7

ISBN 7-203-04282-0

I. 胡... II. 胡... III. ①胡正-文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
- 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2279 号

胡正文集

(1-4 卷)

胡正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9.375 字数: 1500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套

*

ISBN 7-203-04282-0

I·1119 定价: 238.00 元(套)

目 录

散文 报告文学

- 少年情深 ----- 1615
- 林杉老师与吕梁剧社 ----- 1642
- 王震将军介绍我们到延安学习 ----- 1652
- 在延安看见了毛主席 ----- 1660
- 在延安的两次演戏 ----- 1664
- 部艺生活拾趣 ----- 1668
- 副刊生活散忆 ----- 1677
- 春到吕梁山
- 回忆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
- 的谈话 ----- 1681
- 特等合作英雄魏建鳌 ----- 1689
- 袁佩章与炭峪沟小学 ----- 1697
- 汾阳小相村减租小记 ----- 1702
- 高家村诉苦清算大会速写 ----- 1705
- “团结就是力量！”
- 临汾市学生庆祝晋南学联成立暨
- 抗议“四一”暴行游行速写 ----- 1711
- 临汾市工人欢度“五一”剪影 ----- 1714

四十天

- 临汾发电厂修复原动力记 ----- 1716
- “任四胖”与“刘范喜”
- 临汾面粉厂散记 ----- 1720
- 明姜五女 ----- 1724
- “不完成任务不回家”
- 赵城远征担架队出征记 ----- 1731
- 两家军属的故事 ----- 1734
- 林中路旁话亲人
- 赵城支前散记之一 ----- 1738
- “全中国都解放了再回来!”
- 赵城支前散记之二 ----- 1740
- 晋南人民的热情
- 记六月间大军开赴西北作战时
- 晋南人民支前运动 ----- 1742
- “新华日报回来了!” ----- 1748
- 胜利的狂欢
- 记重庆市人民元旦日庆祝解放
- 大游行 ----- 1751
- 码头工人周炳林 ----- 1755
- 学习的收获 ----- 1757
- 人民英雄无上光荣
- 西南军区第一届英雄模范会议
- 揭幕通讯 ----- 1762
- 朝天门前迎英雄 ----- 1766
- 青年勇士车元路 ----- 1769
- 坑道爆破的能手张贵荣 ----- 1774

钢铁战士赵世平	1778
勇猛战士张志成	1783
力量的泉源	
——北碚人民庆祝解放一周年及抗美援朝游行速写	1787
茅屋里的笑声	1790
欢乐的季节	
——榆次张庆村秋收散记	1798
新的希望	
——榆次张庆村散记	1803
初冬的一天	
——榆次张庆村散记	1811
青年申纪兰	1817
美丽的图画,光荣的任务	1826
从长城到长江	1829
梧桐河岸的春夜	1837
钢铁火花满天红	1843
胡兰连里英雄多	1854
七月的彩虹	1863
花浮盐池六月天	1874
春花赞	
——晋南蒲剧院青年剧团演出观后	1881
两朵花	
——赞晋中青年晋剧团侯玉兰和张鸣琴的演唱艺术	1886
汾河湾里一枝梅	
——记回乡女知识青年孟凤鸣	1889

山村教师武秀珍	1914
人寿年丰的太阳村	1926
新年的希望	1930
五月端阳会	1932
初升的圆月	1936
迎春絮语	1940
五色绣球花	1943
莲花城外杨柳青	1946
新枝新发喜迎春	1956
杨威周年祭	1958
送别丁玲老师	1961
风雨岚山	1964
埼玉三日行	1967
河东花开又一春	1978
珠露润艳梅	
——祝贺田桂兰荣获全国第四届戏剧	
“梅花奖”	1981
从民歌的海洋中驶出了美丽的白帆	1989
伟哉,晋剧 妙哉,郭彩萍	1990
五月的回忆与感想	1992
历史的印记	1996
临猗新风	1998
云梦山下文明花	
——记农民律师秦存善	2004
龙门创业人	
——记卫仰泽和董茂林	2016
漫议交通文明	2030

春天的希望	2032
又是古交三月风	2035
继续跟农民交朋友	2039
恒山奇观	2040
壶关秋色	2045
九十年代的希望	2047
左云上村	2049
交口山上落红霞	2056
荧荧光亮 灿灿彩霞	2062
金色的江阴	
——乡村中的城市、城市中的乡村	2067
我爱夏天	2074
春华秋实	
——祝贺京剧表演艺术家任岫云舞台	
艺术创作四十年	2080
彭一印象	2083
朝晖晚霞皆灿烂	
——祝贺力群同志创作生活六十年	2088
太行青松	
——在冈夫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	2094
海潮思	2098
除夕燃旺火	2101
樱桃好吃树也不难栽	2103
火神霍九如	
——记太原煤气化公司总经理霍九如	2106
乡长马文祥	2128
鞠躬尽瘁的剧作家张万一	2140

痛悼孙谦	2143
《双塔》牧歌	2150
清凉的夏夜	2153
秀丽的娄烦	2158
谈谈社会风气	2162
悼念戏剧家刘元彤	2165
怀念王中青同志	2170
郑笃周年祭	2173
诗翁冈夫周年祭	2176
郑林同志十周年祭	2180
悼苏光	2184
十月的阳光	2187
昨日流光	
——省、市文联往事散忆	2190
一次小组讨论会	2200
颂春	2202

少年情深

一九四〇年冬天，经过了夏秋艰险的战斗和连续的行军之后，我患了重病，用担架抬到了山西省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后方留守处休养所。在那寂寞寒冷的破窑洞里，在那生死交界的隔离室，实则是准太平间里呆了九天。那时我刚刚十六岁，就几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幸亏我们吕梁剧社的女同志赵莹和薛滔向休养所所长去讲情，给我注射了五支针药，才从死神手中救回了我临危的生命。事隔而今，比我小三岁的薛滔已经仙逝，和我同龄的赵莹正在病中。少年时期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真，少年时期的记忆是这样清晰，它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时时映在我的眼前。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我们吕梁剧社跟随决死二纵队司令部、政治部，由晋西北临县木前塔村出发，沿着小河沟向临县大川北面转移。突然间，从沟口传来一阵炸雷般的惊心的机枪声。刚走到沟口的通讯连和警卫连遇到了正在大川里进行夏季“扫荡”的日本侵略军。密集

的机枪声和连续不断的炮声狂风般地传到沟里来，正在沟里行进的队伍立刻掉转头向后跑去。我非常惊慌，也很害怕，只是随着慌乱的人流向后急跑，把背包也扔了。跑了一阵，忽然看见前面一个女同志身子摇晃着，好像跑不动了，她的背包也没有了，她的头向后仰着，帽子也掉了，一头秀发披散下来。我跑过去看时，是我们剧社的薛滔，我便伸出手去搀扶住她，她气喘吁吁地看见是我，便长呼了一口气，顺从地倚靠着我继续向小河沟后面跑去。这时，路中间和两边也抛下一些背包、挎包和干粮袋，还有一筐摔碎的鸡蛋。有几匹驮骡跑了过来，一匹骡子疯了似的把驮着的木箱甩落下来。我看见沟里的小路上人太多、太乱，又看到有不少人向沟两面的山坡上跑去，我便搀扶着薛滔爬上了沟东面的山坡。

敌人的炮火先是在沟前面轰响，不一会儿便延伸到沟后面来。随着一声声轰响，沟两旁的山坡上冒起了一团团烟尘。“咣——当”，一发炮弹在我俩身旁爆炸了，我刚掩护薛滔卧倒，身上已溅满了尘土。我拉起薛滔往山坡北面的一个沟岔里跑去，一面跑，一面注意听炮声，当听到炮弹出膛的响声“咣——”，我俩便急忙卧倒，听到“当——”一声爆炸后，我俩爬起来再往前跑。

我俩跑到一条岔沟的沟底时，薛滔呼呼气喘，跑不动了，靠在我的胳膊上直喊口渴。这时正是中午，太阳在头顶上烤晒着，沟里没有一丝凉风。我的衣衫已被汗水湿透了，浑身燥热，口渴难忍。我看到沟岔里面的背阴处很潮湿，长着一片绿草。我俩便走进去，只见一个低洼处有几只牛蹄印，蹄印里渗出一点儿水来。我俩也顾不得水脏水臭，便趴下去，她在一个蹄印里喝了两口水，我也在一个

蹄印里喝了两口水。水虽然浑浊苦涩，但觉得火烤火燎的嘴里肚里有了一丝清凉。当我俩抬起头来互相看时，都觉得有些好笑，我们的嘴唇和额头上沾了不少泥土。她从衣袋里掏出手绢来，先给我擦了嘴上和额上的泥土，然后到一个蹄印里蘸湿了手绢，擦干净她的脸。她脸上虽然还是红扑扑的，但惊恐的愁云散开了，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在慌乱和孤独的情况下，我们相随相伴着安然地坐在一起，她看着我说道：

“我们不要分开了！”

我也看着她点头说道：

“好！”

我俩在剧社时，经常同台演戏，在我们剧社社长林杉老师编导的话剧《中华儿女》中，她扮演女儿，我扮演儿子。她虽然比我年龄小，但在剧中，她是姐姐，我是弟弟，而现在我则应该像一个大哥哥，把她带出这危险的境地。

我们俩刚休息了一会儿，山顶上突然响起了一阵近在耳边的机枪声，一排子弹向我们射来，我们头顶上的土崖畔上被子弹溅起的尘土落在我们身上，我抬头看时，山顶上已有了敌人。我急忙拉起她来，弯下腰沿着地埂边沿顺沟跑下去。我听到沟南面和西面都响起了枪声，我们被包围了，只好顺着沟向北跑去。跑到沟口一看，我俩竟到了大川里。我俩躲在一株大树后面，看到大川里没有什么动静，大川里的敌人都上南山去了。我俩便急忙跑过大川，爬上了大川北面的山坡。

枪声、炮声似乎远了，我爬上山坡时回头看了看，在大川南面的山上和沟里，可以看到炮弹落地扬起的烟尘。我忽然高兴地说：“我们突围了！”薛滔听说我们已经突围，

立刻坐到地上，她跑不动了，她不想跑了。我们刚在路边坐下，忽然听到敌机飞来的“嗡嗡”声。我看到路边沟畔有一个雨水冲刷下的山洞，便拉上她钻到洞里，山洞很小，只能容纳两人。洞里很潮湿，我从洞口拔了几把野草垫在下面，她刚坐下便靠住我的肩膀睡着了。她睡得那样香甜，不时发出轻微的鼾声。我第一次这么近看着她，闻到她汗湿的头发的气味，好像一阵温润的微风吹进了我的心田。她靠在我肩膀上时间长了，我的肩膀虽有些酸困，但也不愿惊醒她。

敌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了一阵之后，飞远了，听不到敌机的声音了。薛滔仍在“呼呼”地睡着，我虽然很疲累，但不了解这一带的情况，因而保持着警惕，不敢入睡。我俩就这样躲在小洞里，直到太阳落山，天色渐渐黑暗下来，我才叫醒薛滔，从小洞里爬上来。我俩走到山坡下的小沟里，找到几家从大川的一些村里逃难上来的老乡，问了这一带的情况，向老乡要了两碗米汤，借了一张棉被，在地垆下面的一个避风处躺下来。晋西北夏天的夜晚还是很冷的，我俩只好蜷缩在一张棉被下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便起身朝东北方向找部队去了。一面走，一面打听我们部队的去向。遇到吃饭时，我到村里找村干部给我们派饭。村干部和群众对我们非常好，在老乡家里吃派饭时，多是黄米捞饭和杂豆面面条。有时村干部给我们找来二斤白面，我们便自己动手做饭。薛滔和面，我烧火。她不会做饭，和的面很软，只好吃揪片儿。就这样一直走了十几天，最后一天早晨，我们惊喜地听到前面村里的军号声，便急忙跑到村里找到部队，回到我们剧社。剧社的同志们被打散后，也是这几天才陆续找回来

的。大家都高兴地叫着、跳着，男同志们握手、拥抱，女同志们流出了热泪，互相谈起了各自不同的遭遇。有的人是和敌人遭遇后，冒着敌人的炮火突围出来；有的人是躲藏在山洞里，等敌人撤走后，第二天夜里才跑出来。我们虽然被敌人打散了，但是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和向往，我们很快又聚集起来了。

二

我们剧社的同志们都回来后，又跟随决死二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在临县、方山县和交城县的山间和敌人兜圈子。有时白天行军，有时白天隐蔽、夜晚转移。休息时，大部队住在几个小村里，我们剧社的男女同志便挤在破窑洞里的一盘土炕上。有时土炕太小，我们让女同志睡在炕上，我们睡在地下。有时我们男同志就到牲口圈里打扫一下，找些干草来铺上睡觉。

由于部队在木前塔遭遇战中丢失了大部分给养，这一带的群众在日寇“扫荡”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生活非常困难。我们的伙食很少有小米干饭了。有时吃黑豆面蒸馍，有时吃煮豌豆，有时喝莜面、玉莜面糊糊。每人发给我们一条长四五尺，宽三四寸的细长的布口袋，装上黑豆、玉米杂粮等炒熟了磨成的炒面。伙房来不及做饭时，便用开水或冷水拌一碗炒面吃。行军时饿了，也从口袋里抓一把炒面吃。没有食油，没有蔬菜，每人只发给二两盐，赵莹和薛滔帮我们找来碎布，缝成一个一寸宽二寸长的小小的布口袋，袋里装上一点儿宝贵的盐。乘休息的间隙，我们到野地里挖来野蒜、甜苣等野菜，把野

菜洗净、切碎，调上一点咸盐，吃饭时便觉得有滋有味了。有时住地近处找不到野菜，我到远处挖来野菜后，便分给她俩一些，或者让她俩用盐调好野菜后一块儿吃饭。由于长期吃不到食油，有些同志患了夜盲症，晚上行军时看不见路，只好抓着前面同志的背包带或是挎包上的毛巾往前走。我们剧社的社长林杉老师是深度近视眼，不知怎么把眼镜碰掉了，我们帮他在地上摸了一会儿，才找到眼镜，但眼镜腿已断了。第二天，我看见他用白线拴住眼镜框，挂到了耳朵上。

遇到敌情紧张时，白天黑夜连续行军。我们一面走路，一面不停地打瞌睡。有时头撞到前面同志的背包上，有时停站下来打瞌睡，和前面的队伍拉下一段距离，直到后面的同志上来推一下，才又急步赶上前去。半夜里，前边一个人传来命令：“向后传，原地休息！”我们躺到地上立刻便睡着了。直到又传来命令：“出发！”才互相推拉着起身上路。这天夜晚，我们和敌人的距离很近，我们在山上走，敌人在山下的村里，在一堆堆熊熊燃烧的火光中，可以看到日军的哨兵在村边游动。

一天晚上行军时，天色阴暗，看不见路，也看不清前面走的人，只是听着前面走路的声音跟着走。忽然间，我听到前边有人喊道：“有人掉到窟窿里了！”我们立刻停下来。我看见有一位首长急忙从我们身旁走上前去，用手电筒照着下面，同时听到前边有人说道：

“看不见呀！”

“这是山水冲下的窟窿，深不见底！”

接着有人向下面叫了几声，没有回应，那位首长便下令道：

“留下几个人下去把他找上来。部队继续前进!”

我们从临县转到方山县，从方山县转到交城县的大山里。一天夜晚，我们爬上了一座很高的大山。在弯弯绕绕的崎岖山路上从天黑走到夜半，才爬到半山腰。再往上走时，只觉得空气潮湿，身边不时飘过一丝一缕云雾，好像穿行在云雾中。后半夜快爬到山顶时，听到山下有雨声，山沟里有流水的声音。一会儿听不到雨声了，空气非常凉爽。低头往下看时，山腰里浮游着层层云团，隆起的朵朵云团上洒着一层乳白色的月光。夜色由浓而淡，东天渐渐发白发亮。先看见灰白色的云团中漾出一层玫瑰红，接着便看到一轮红日从玫瑰红的云层中浮跃上来，给山腰的朵朵云团披上了灿烂的霞光。我们走了整整一夜，才翻过这座高山，到了交城县窑儿上村，在这个小村里休息了几天。

三

一天上午，我到村外去挖野菜，出村不远，便看到小路边有一条小溪，溪水非常清澈，可以看到水下的小石子和绿草。小溪两旁长着一丛丛白桦树。我沿着路边的小溪往前走，一面低头搜寻着野蒜苗和甜苣，一面抬头看看这深山里的幽美风景，不知不觉竟走近了另一个小村。我看到村边有一位军人在散步，像是一位首长，我正要返回去时，他走过来问道：

“小鬼，你是剧社的吧？”

“是！我们剧社就住在前边的窑儿上村。”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挖野菜。”

“你是灵石人吧？”

“是！”我奇怪地反问，“你怎么知道？”

“我听你的口音是灵石人呀，你是哪个村的？”

“我是城里的。”

他又问了我的姓名、年龄，我一面回答，一面仔细地看了看他。他有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微黑的方脸上流露着慈祥的笑容。听他的口音也是灵石县人，再看他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背着手枪，像是警卫员，听说司令部、政治部也住在附近，我便大胆地问道：

“您是张政委吧？”

“嗯，你猜对了。”随即向我招招手说，“来吧，到我屋里坐一会儿好吧！”

“好！”我非常兴奋地跟着他走进村里，走到他的小屋里。我真高兴今天在这里见到他。我们剧社合编到二纵队不久，虽然知道他，但未见过他。他是我们灵石县张家庄人，原名张勋，后改名张文昂。我小时在家乡就听说他在太原上学时参加共产党闹革命的一些传说。抗战开始后，他是决死二纵队的政治委员，还兼任第六行政区专员，管辖晋西南临汾、洪洞、汾西、隰县、灵石等十几个县。他是我们灵石的杰出人物，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灵石县人民抗日的一面旗帜，灵石县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青年抗敌决死队，参加了革命。晋西事变时，他是晋西南新军总指挥，转战到晋西北后，他仍是决死二纵队的政治委员。我能这么巧地遇到了久已景仰的人，感到非常幸运。

我看到他住的房子，是一间普通的农家小屋。墙上挂着一张作战地图，地下有一只木箱，一个水缸，炕上摆着